

女
仙
外
史



女仙外史



女仙外史 (上)

nǚ xiān wài shǐ

〔清〕吕熊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赤峰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7.25 字数:335千 插页:2

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,5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816 每册: 3.05元

《中国小说研究资料丛书》凡例

一、为了给中国小说史、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提供大量全面的小说资料，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更好地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提供方便，我们决定有计划地出版这套丛书，逐年完成。

二、本丛书包括孤本、善本小说；有一定价值，但为出版界忽视的小说及不同版本的小说群。因我们旨在解决小说研究资料的不足，故只出古代、近代小说。其所出小说的排列次序，暂以出版先后为序，待丛书出版工作告一段落或俟全部计划完成之日，再作统一编排。

三、本丛书以校点本为主，必要时，也出一定数量的整理本。其基本校勘原则是：保持原貌，勘正误字，宁存疑窦，不作妄断；补脱删衍，择善而从。对孤本书，对国内已经出版但版本不同者，尤重保存原貌。

四、基本标点原则是：重在分段、断句，务求简明、准确；标点符号的使用，据作品语言的实际，该标则标，该点则点。

五、校勘时，信书而不信误。底本原用文字，古拙者竟守，不一者径一，显误者必正。对不同版本的文字，词则取其信实，字则厘其不规，但凡底本可通者，悉仍其旧。繁简字用简，异选字用选，但可能引起误解者，仍用繁用异。

六、经校勘、标点的小说，有的可加前言、校后记，有

的可作适当说明，有的可作必要注释，俱不作统一规定。

七、若干标点、校勘细目如次：

(1) 标点断句时，尽可能吸收最新标点成果。但一般不用人名、地名专用符号，其他标点符号，凡必用者，一律采用。

(2) 分段依情节、结构而定。除诗词另行起外，对话一律纳入段中，不另行分排。

(3) 小说中当时的习见语汇用字和公认通行的假借字，仍保存原貌，不加校改。

(4) 小说中并列意义明显，而又有相对独立性的语词，一律不用标点隔开。如：“忠孝节义”，不作“忠、孝、节、义”等。

(5) 明显的脱字、衍字、误字、私讳等，径正之，不作说明。

(6) 残缺无补文字或难以辨识者，五字以内，以一□代一字排印；五字以上，则在〔 〕内注明情况。

(7) 原书中的眉批、旁批、夹注、序跋等，或留或去，皆视具体情况处理。

出版说明

《女仙外史》初版于一七一一年（清康熙五十年）前后，光绪二十一年（公元一八九五年）由木版刻印改为手写石印，并附绣像、插图一百二十多幅。原书不计标点约四十余万字。

本书作者吕熊，据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载：“字文兆，号逸田叟，吴（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：疑浙江新昌）人；康熙十三年前后在世。文章经济，精奥卓拔……平生学问皆寄托于《女仙外史》一书……”。

此次出版主要依据光绪版本，对其遗漏、残缺部分又参照康熙原版进行核正；序评部分个别有所增删；对大量的繁体字、少量古体字一律改换为现行规范字。在内容上除个别文字略有删节外，基本维持原书原貌。因为原书标点和文字上的讹误，此次出版一并进行标点分段和尽可能校正。对绣像、插图也进行了放大加工。

原 序

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祺香泉序言

余友逸田叟吕熊，字文兆，文章经济，精奥卓拔，当今奇士也。其生平著述，如《诗经六义辨明史断》、《续广輿志》、《发明三唐六义》，并诗古文诸稿几数百卷；而未知更有《女仙外史》。

戊子余补南安守，遇叟于淮南，延之修辑郡乘。舟行闲暇，叟始以《外史》见示请序。余览毕，不禁喟然叹曰：“有是哉！何叟之默契余心也。”请得以僭言之。

夫武王伐纣，不期而大会者八百诸侯，所以谓之恭行天讨。而孟氏亦曰：“闻诛一夫纣”，然伯夷、叔齐，叩马而谏，则又斥之曰“以臣弑君”，即太公亦谓之义士。而孔子断之曰：“求仁而得仁者夫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。”若使夷齐之谏为是，则周公之师不得为仁义；周武之伐纣为是，则夷齐不得谓之仁，亦不得谓之义。然大圣大贤，既两是之，而两许之；则夷齐自为古之圣人，而武王亦得谓古之圣君也。若夫《明纪》所载逊国靖难之事，更无圣贤执笔而定之；其说有可疑而可骇者焉。夫永乐固英明之主也，然不得比周武之圣；而建文亦仁让之主也，又从无商纣一端之暴。其为之臣者又皆杀身殉国之君子。顾使永乐之得天下也以道，则建文自为亡国之君；使建文之失天下也不以无道，则燕王

不得为中兴之主。从古创业者谓之“祖”，中兴者亦称为“祖”，余皆谓之“宗”。乃永乐尊为成祖，是中兴也。从来淫暴亡国者不追崇、不建陵寝；而在建文则并年号而尽削之，是失德之已甚者也。从来忠臣义士为亡国之主殉节者，兴王之君亦莫不褒之谥之。而乃并禁锢其子若孙，是以为叛逆之徒矣！后世之论者，固其成败，亦莫不依违于其间。似乎以建文等之亡国之君，而永乐为中兴之祖。道衍、三杨之辈，可以为佐命元勋；而方、景、铁诸公，不得为成仁取义也欤？此余所素郁于中不能断而亦不敢断者！故曰叟之《外史》，有默契余心者。俟修郡乘之后，当为叟梓行，问请天下后世。

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自叙

曰：燕藩有武略，慢视天子，顾以一旅之师南向而争天下，不三载而竟逾江淮，破神京、犯帝阙，卒践帝祚。苟非天所命也，恶能若是？然而转战中原，所向克捷者，则第三子高煦之力居多。煦骁勇冠军，王师老将皆怯之，莫敢撻其锋。此又天之生此虎儿以助其得天下也。噫！天道固如此，其如人伦何？方博士孝儒、景金都清、铁司马铉、暴司寇昭、高侍御翔、胡大理卿闰，莫不斥之曰“燕贼反”。至于断脰抉喉、削皮剔骨，惨死者众矣。死者益众，而斥其为反贼者益众。正气溢乎玄穹，丹心贯于白日。扶植千古之纲常而弗坠者，诸大忠臣杀身成之。迨宣宗嗣位，高煦兴兵作乱，盖循厥父之遗轨也。当日太祖皇帝以燕藩英明类己，出塞功多，欲立之，格于廷臣之议而止；而燕王亦以高煦英勇，为“靖难”元勋，欲立之，武臣皆怂恿，沮于文臣之议，同一辙也。燕藩誓师曰：训兵以清君侧，所指者齐泰、黄子澄；而高煦兴

兵亦以“除君侧之奸”为名，所指者寔义、夏原吉，又以辙也。燕王纠合诸王同时作难，高煦亦连结赵王燧，亦同一辙也。煦为燕藩之庶孽，宣宗是其嫡侄，燕藩为高皇之庶子，建文帝是其嫡侄。叔侄私亲，君臣大义，又如是其一辙也。自古及今，反乱臣之事，未有若彼父子之丝毫无爽者。第史官于高煦则大书曰“汉王高煦反”，书反诚然。已而于燕王则曰“受天之命”。夫燕王既为天子矣，为其臣者讳之亦所宜然。乃并诸大忠臣探舌血而书“燕贼反”之三字而俱泯灭之，何哉？武王圣人也，夷齐斥之曰“以臣弑君”，煌煌然至今犹载史册。是则圣人之所以不得泯灭者，而毅然敢泯灭之。彼史官也，果何心哉？然此三字，如日月星辰之丽乎天，恐其终不泯也。遂并帝之年号而尽削之，帝之逊国以后事迹而尽灭之。高皇崩于三十一年，乃称至三十五年，下接永乐元年，若谓并无此建文一帝者。吁，不亦异乎！谷应太先生云“愿使一龙不出，从蛇皆擒”，信然。夫建文帝，君临四载，仁风洋溢，失位之日，深山童叟莫不涕下！

熊生于数百年之后，读其书，考其事，不禁心酸发指！故为之作《外史》：大书帝之行在建文年号至二十六年，下接洪熙元年而止。谓之曰万世之公论也可，一人之私论也亦无可。

逸田叟曰：老泉云，赏罚者天下之公也，是非者一人之私也。夫子作春秋，有一善则举而赏之，有一恶则举而罚之。虽是非出于一人，而赏罚公之天下。赏罚公而是非为至当矣。晦庵作纲目，严邪正之辨，显彰瘅之殊。继春秋而行诛心之法。凡此者，皆非朝廷史官之史也。然而大圣大贤，益取实事而论之，以正万世之大纲，而垂百王之令典。非徒

托诸空言而已。熊也何人，敢附于作史之列？故但托诸空言以为《外史》。

夫托诸空言，虽曰赏之，亦徒赏也；曰罚之，亦徒罚也。徒赏徒罚，游戏云尔。然其事则燕王“靖难”、建文逊国之事，其人则皆杀身夷族，成仁取义之人，是皆实有其事，实有其人，非空言也。曷云游戏哉？第以赏罚大权畀诸赛儿一女子，奉建文之位号，忠贞者予以褒谥，奸叛者加以论殛，是空言也，漫言之耳。夫如是，则褒之不足荣，罚之不足辱；爵不足以为劝，诛不足以为戒，谓之游戏。不亦宜乎！虽然，善善恶恶之公，千载以前，千载以后，无或不同。其于世道人心，亦微有关系存焉者，是则此书之本也。至若杂以仙灵幻化之情、海市楼台之景，乃游戏之余波耳，不免取讥于君子。

岁次辛卯人日，吕熊文兆氏自跋于后。

江西学使杨颐念亭评论（七则）

念亭曰：正史书蒲台县妖妇唐赛儿反，今《外史》谓之女仙，得无骇异？余按从来以妖法作乱者如张角、王则之徒，邪不胜正，终必殄戮；而赛儿则解散部属从容而去。成祖严行大索，必欲获之。逮系女尼女冠数十万勘问，赛儿忽从空自至。虽刀锯斧钺、鼎镬，不能伤其毛发。俟女尼等既释，遂御风不知所之。谷应先生纪事本末断云：“仙乎、妖乎？吾弗知之矣！”意重在仙之一边。则叟之以赛儿为女仙，盖本诸此。

明史洪武三十五年下承永乐元年。余考洪武崩于三十一年传位太孙，改元建文，抚御天下者四载，仁慈恭俭，称为

令主。从来亡国之君，纵使昏而悖德，后代何尝削其年号？如元之妥欢帖木儿，洪武尚追谥曰顺帝。若建文之逊国于叔父者，何以削其年号哉！隆庆间，粤东布衣谭清海伏阙上书，言成祖未即位之先，建文君天下也；有君则有政事，竟使之湮没不传，宁成信史？是永乐之削建文年号，不予其为帝，盖人心所共愤者。故《外史》于“靖难”时特书建文某年，乃万世之公论。

明史，永乐谥曰太宗文皇帝，嘉靖追尊为成祖。今《外史》称曰燕王，又斥为叛逆。竟敢于正史相抗耶！余考文皇帝命方孝儒草登基诏书，孝儒大书“燕贼反”三字，掷笔于地。继之者大理卿胡闰、御史高翔、铁兵部铉、景金都清、少司寇暴昭、副宪练子宁、金宪司中、大理寺刘端，皆同声相应面诟反贼。而叶太守仲惠，编逊国信史，论“靖难”师曰“叛党”，顾使其人与言皆泯灭可也，奈此叛公者，其姓名如日星之丽乎天，其言论为河岳之亘乎地。千载之下，莫不尊敬而仰之。宜其《外史》之敢与正史相抗哉，若以为罪，则罪在于方正学诸公可乎？

《外史》称建文年号至二十六年，下承洪熙元年而止。岂以彼削建文故而不免矫枉过正欤？则又称洪熙年号以终何哉？大抵仁宗之得位也以父命，与建文之得位也以祖命，皆得之以正者。故不予其父而仍予其子，所以益著其父之无或命者为篡霸也。至称建文二十六年位号，此正正名讨燕之旨。按梁篡唐，而朱耶氏奉昭宗年号以讨梁，刚目亦深予之矣。史书，明太祖、成祖为先后英主，昭昭耳目；《外史》何书也，而云讨之？亦太妄矣！余按建文烧官时欲殉社稷，太监王钺亟奏：“太祖遗有朱筐可解国难。”启视之，缙衣剃刀及度牒姓名毕备。建文已悟天位之终于此，故遁迹四十年，绝未

萌复辟之心。若使建文南走越，北走胡，则天下奉行在，兴义师而讨燕者，不终永乐之世不止，不知后之史官，以建文为正乎，以永乐为正乎？曷不致思于其际哉？正史当日勤王有：姚太守善、王太守璉、陈太守彦回，松江郡丞周继瑜、乐平令张彦方诸公。讨燕未克，丹心不泯。故《外史》推本诸公之志，以笔讨于百世之下。

《外史》大旨，既正名以讨燕，然后褒忠殛叛，得并行焉。在方、景、铁诸公，人悉能知之。第正史所载殉国难者甚繁，虽制科之士，未或尽知，而况于世俗乎！叟广搜博采，正史尚有未载者，悉学其忠而特书之，善善长之意也。若“靖难”降燕文武诸臣，皆以正史为据，有可疑者尚缺之，恶恶短之意也。至诸忠臣之妻女子孙，亦莫不纪其姓氏，表其贞孝节烈。曷黎云：“诛奸谀于既死，发僭德之幽光。”其斯之谓歟？

逊国靖难之事，正史既定，三百余年莫敢翻其案者，《外史》毅然执笔断之。伟矣！昔少保于公，曾刻天下士颜额以貽叟，则洵乎叟为天下士也。余素不喜小说，如世所称才子奇书曰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，可以悦人耳目，亦可以坏人心术。《水浒》倡乱，《金瓶》诲淫也。今《外史》亦多奇诡，与小说无异。然立言之旨，在于扶植纲常，显扬忠烈，余故略为论之如右。

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（二十则）

一、自来小说从无言及大道。此书三教兼备，皆撤去屏蔽直指本原；可以悟禅玄，可以达圣贤。此为至奇而归于至正者。

二、谈天说地，莫可端倪，而皆有准则；议古论今，格

物穷理，而皆有殊解。均不掇旧人牙慧，此奇而至于精者。

三、若魔道，自来仅有其名，从未有能考其实。此则缕析分明，本末灿然。又以为寓言，此奇而诞者。

四、古来论鬼神者，但能言其已然，此独指其所以然，微显一贯，阴阳一体，绝非虚诞。此奇而玄奥者。

五、天文，难言也。小说传奇，唯《三国演义》有夜观乾象囿囿之语。此书则历历指出如数列眉。

六、望气、占云，难事也。史传但言其兆，此则谈到至微地位；而云气之所以为兆，皆和盘托出。此奇之至也。

七、小说言兵法者，莫精于《三国》，莫巧于《水浒》。此书则权舆于阴符素书之中，脱化于六韬三略之外，绝不蹈陈言故辙。虽纸上谈兵，亦云奇矣！

八、阵法，圆阵若鼓，方阵为棋局，六阵为聚花，八阵若列卦。此书之七星阵，其形独为飞鸟，战则为阵，止则为营，行即为伍。三者出于一贯，古今未有，可谓阵法之奇者。

九、武侯八阵，千古仅存其名，未有识其奥妙者。此书备言制度与纵横开阖、变化生克之道，确有奇解。

十、书内拔城三十有八，从不用火炮、石炮、云梯、冲车之类，唯默运智谋而得，绝无矫强，更不雷同。此为大奇。

十一、取开封府，内应只侠客一名，号旗一杆；拔扬州府，内应只女将二员，号旗一面，而遂败走敌兵数万，乃势所必然之事，并非侥幸成功，神乎神乎，奇至此乎！

十二、拔荆州只用一旗悬于神庙之杆，并无一人助力，而能耸动亿兆之心顷刻归府，皆情所必至，理新必得。神乎神乎，奇乃至此乎？

十三、克济宁州，内只二女杀一监河；克庐州府，外只一

人杀一都督。皆唾手而得，虽智者不及济其变。神乎神乎，奇更至此乎！

十四、诸小说，两军相交，胜者设谋，败者受之；或胜者之策巧，而败者之计拙。此则如善奕者刚遇敌手，两棋对杀，以智斗智，至收煞只差一着，胜负出于天然。

十五、诸小说，临戎用智，多在胜负未分之先。此于败后犹能用计以补之，如卫青是夕胜，而登州即于是夕克；朱能以今夕劫寨胜，而即于明日被攻败。如斯者盖不可枚举。

十六、交战用纸炮，此书独创。始于卸石寨用以为号，自后惊散兵、溃伏卒辙用之；而又用以破房胜大寨，披靡数万雄兵。以上三则，皆巧之至奇至极者。

十七、此书具有经济，如设官取士、刑书、赋役、礼仪，皆杂霸之语；如儒生侈谈王道者大异。奇人乎？奇才也！

十八、书内颇多诗篇，诸体毕备，皆可步武三唐，颉颃两宋，又奇笔之余事。

十九、凡斗道术、斗法宝，莫不瑰玮光怪、虚灵变幻，出自诸书所无。奇矣，而余不以为奇也。何也？以画鬼易也。余所举者皆当人手笔。

二十、《外史》前十四回，是为赛儿女子作传。据《纪事本末》所述数语为题，撰出大文章，虽虚亦实。至“靖难”师起与永乐登基、屠灭忠臣，皆系实事，别出新裁。迨建行阙，取中原、访故主、迎复辟，旧老遗臣先后来归，八十回全是空中楼阁。然作书之大旨却在于此，所以谓之“外史”，外史者，言诞而理真、书奇而旨正者也。

岁辛巳，余之任江西学使。八月望后，维舟龙游；而逸田叟从玉山来请见，杯酒道故。因问叟向者何为？叟对以将作《天仙外史》，余叩其大旨，曰：常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

际，不禁泫然流涕。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嫚，湮灭无闻者，思所以表彰之；其奸邪叛逆者，思所以黜罚之，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。余闻之矍然曰：良有同心！叟书竣日，当为付诸梓。壬午，叟至洪都，余为适馆投餐，俾得殚精于此书。癸未冬，余挂公事，削职北返，旅于清江浦。甲申秋，叟自南来见余曰《外史》已成，以稿本见示。余读一过曰：叟之书自贬为小说，意在贤愚共赏乎？然余意尚须男女并观，中有淫褻语，曷改诸？叟以为然，不日改正。所憾余既落籍，不能有践前言，乃品评廿行于简端，以为此书之先声而归之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西王母瑶池开宴
天狼星月殿求婚..... 3
- 第二回 蒲台县嫦娥降世
林宦家后羿投胎..... 13
- 第三回 鲍仙姑化身作乳母
唐赛儿诞日悟前因..... 23
- 第四回 裴道人秘授真春丹
林公子巧合假庚帖..... 31
- 第五回 唐赛儿守制辞婚
林公子弃家就妇..... 43
-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债
嫖柳妓一夜归地府..... 52
- 第七回 扫新垄猝遇计都星
访神尼直劈无门洞..... 65
- 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书七卷
太清道祖赐丹药三丸..... 74
- 第九回 赈饥荒廉官请奖
谋伧俩贪守遭阹..... 89
- 第十回 董家庄真素娥认妹
宾善门假端女降妖..... 100

- 第十一回 小猴变虎邪道侵真
两丝化龙灵雨济旱..... 111
- 第十二回 柳烟儿舍身赚鹿怪
唐月君为国扫蝗灾..... 118
- 第十三回 邀女主嵩阳悬异对
改男妆洛邑访奇才..... 129
- 第十四回 二金仙九州游戏
诸神女万里逢迎..... 136
- 第十五回 姚道衍倡逆兴师
耿炳文拒谏败绩..... 157
- 第十六回 王师百万竖子全亡
义士三千铁公大捷..... 169
- 第十七回 黑风吹折盛帅旗
紫云护救燕王命..... 183
- 第十八回 陈都督占讖附燕王
王羽士感梦迎圣驾..... 192
- 第十九回 女元帅起义勤王
众义士齐心杀贼..... 203
- 第二十回 太阴主尊贤创业
御阳子建策开基..... 212
- 第二十一回 燕王杀千百忠臣
教坊发几多烈女..... 223
- 第二十二回 铁兵部焦魄能诛卫士
景文曲朽皮犹搏燕王..... 235
- 第二十三回 鲍道姥卖花入教坊
曼陀尼悬珠照幽狱..... 247
- 第二十四回 女元帅延揽英雄